

王朔文集

王朔著

上册

华艺出版社

王朔文集

王朔著

下册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朔文集.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6.8

ISBN7-80039-193-0

I.王… II.Ⅲ.①王朔—文集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941 号

王朔文集

王 朔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六三五七七印刷厂

850×1168 1/32 47.25 印张 1782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193-0 / I · 582

定价: 59.80 元

编者的话

《王朔文集》还未问世，京城内外已经沸沸扬扬。象以往评论王朔作品一样，褒与贬，骂与捧，感与否，众说纷纭。

有的大喜过望：“王朔立异标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家头把交椅，理应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

有的大为赞叹：“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

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说是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怎能享受这等荣耀？”

有的大加嘲讽：“王朔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做为《王朔文集》的出版者，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对种种评论做出裁断，只是希望对一些令人品味的现象引发思索：

八年前，王朔以《空中小姐》一炮打红后，八八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发韧之作，先后搬上银幕，热热闹闹地营造了一个“王朔年”；以后几年中，《我是你爸爸》等三部长篇，《过把瘾就死》等几部中短篇，令文坛许多新锐老笔大为瞠目；《渴望》、《编辑部故事》等电视剧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寻常百姓中。文坛的规律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王朔热”连续八年，不仅热度不减，发展至今，却持续升温，大有独占鳌头，称雄图书、影像市场的勃勃气势？

为什么王朔的书舞文弄墨者要读，引车卖浆人爱看？儒雅之士津津乐道，平俗之辈侃侃谈诵？

为什么在难以引发轰动效应的当今文坛，王朔的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牵动众多读者的兴致，以致在“文学圈内、准文学圈内甚至根本与文学不沾边的圈子里引起一阵阵骚动？”

为什么王朔的人品和文风反差强烈？他为人忠厚沉静，文章却洒脱不羁？

王朔热的升起是因为他的京味、他的调侃、他的机智、他的幽默或者是因为他的俗气、他的痞味、他的油滑、他的玩闹？是因为他介乎于“深沉博大和浅薄不文之间”？

如此等等，是许多敏感的文学评论家、热心的作家、好奇的读者，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难解这近年来不断困扰文学评论界的奇特的“王朝现象”。

我们出版《王朝文集》，正是为展示王朝作品的全貌，推动当前有益的文学争鸣勃发，深入。同时，也想为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中国文坛的繁荣昌盛，百花争妍做一份奉献。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自序

新版四卷本文集收了我从1978年到1992年所写的全部小说，计有31种，160万字。没我想象的那么多，倒确实是严重良莠不齐。原因是多方面的。

写小说当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由的自我表达方式或日权利，但这个获得过程往往是不自由的。

我开始写作时深受一种狭隘的文学观影响，认为文学是一种辞典意义上的美，是一种超乎我们生活之上的纯粹。要诗情画意，使用优美纯正的汉语书面语；要积极、引人向上。看完小说立即跳下粪坑教人再好不过。舍此皆为垃圾。

《等待》《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空中小姐》都是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矫情、强弩和言不由衷。尤其是前三篇。一言以蔽之：中学生作文。《空中小姐》至今仍有糙汉口称被其感动倒令我不时小小惊讶。

《单立人探索集》系列当算是为了赚钱的凑数之作。大多是由具实例和市井笑话敷衍而来。那时我追求数量，一是生活所迫，二是炫耀写作能力。我没料到侦探小说所要求的工艺性是那么高。

接着我试图自我表达，写了《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痴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包括《空中小姐》的前半部份，这些小说都是以我和我的朋友的生活为对象写的。应该说写这批小说时我感到了一些自由表达的快乐。可悲的是此时我又陷入了另一种狭隘文学观的束缚，认为真实不重要，自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深度”。长时间的写作使我油然而起自命不凡感，恍若自己是神的使者，似乎我们这个世界还存在一种绝对真理等着我向愚众宣布。使愚众感激涕零之余五体投地，如同我现在蔑视那些自比孔子或穆罕默德之辈，那时我都鄙视关注个人真实生活的作家及其作品。于是我加入了旧知识分子自中为“第二救世主”的大合唱，写了两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我特别不喜欢这两部小说。因为这两部小说“形而上”的意思在我写第一个字时便昭然于我心头，所有细节：行为动作、人物对话统统是为了最终的揭示，如修万里长城。写完这两部小说我才发觉

这种“深度”的追求其实多么简单、轻飘和没有份量

中国何来灵魂？一切痛苦、焦虑皆源自内体。

我仔细想过，一切口称的信仰和所谓“深度情结”盖出于奉天皇帝式的“不朽”渴望。

接下去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世俗的写作，即为电影电视写作。

以下的一大批小说都是改自影视剧本或取自影视构思：《永失我爱》《给我顶住》《编辑部的故事》系列；《无人喝彩》《刘慧芳》《你不是一个俗人》。

这里要作一个说明。我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从某一天起，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导演或演员，他们一天到晚给我讲故事，用金钱诱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便他们拍摄。上面提到的那两部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以及后面的《过把瘾就死》《许爷》同样都是萌生于某个导演的意图。只不过我在其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触，所以我宁愿不把这几部小说划入单纯为影视写作之列。

这些单纯为影视写作的小说就不多说了，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混饭吃的，说它们毫无价值也无不可。

剩下的就是我自己喜欢的，确实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也太少了！

《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许爷》。

坦率讲，这三篇小说我都不该写，不该那么早写，它们本来应该是一个长篇小说中的三个章节，我太急功近利，把它们零卖了。我最后悔的是写了《动物凶猛》。我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便在一个中篇里了。直接恶果就是我的《残酷青春》没法写了，我不能重复自己，我想给读者一个意外，现在只好从头找起，这也是我现在搁笔的原因之一。我不想再写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钱、信仰、读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再写我将只为我心目中的唯一读者——我自己写作。

每个人自由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故事，那就叫丰富多彩了吧？

目 录

上 册

纯 情 卷

空中小姐	(3)
永失我爱	(39)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74)
浮出海面	(135)
过把瘾就死	(203)
动物凶猛	(280)

挚 情 卷

橡皮人	(343)
许 爷	(418)
我是狼	(457)
玩得就是心跳	(488)
给我顶住	(641)

下 册

矫·情 卷

无人喝彩	(685)
刘慧芳	(755)
我是你爸爸	(800)
人莫予毒	(976)
懵然无知	(1043)

谐 谑 卷

顽 主	(1079)
一点正经没有	(1124)
你不是一个俗人	(1184)
痴 人	(1230)
千万别把我当人	(1270)
修改后发表	(1405)
谁比谁傻多少	(1435)
枉然不供	(1467)

纯
情
卷

空中小姐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暑假的初中学生。那年夏初，我们载着海军指挥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醒目地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叫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地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叔叔，昨天我看见过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也看见了你，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个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欢迎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走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跃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的，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零零、战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勢，勇敢地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兴高采烈地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绕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生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级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没再见面。那五年里，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戈、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逼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出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进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驰的老百姓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好过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

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份，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撑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二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力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么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希望我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

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也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于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嗓子眼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互相会意一笑。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者……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眷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曰让我早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换一句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要长得和你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三

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便便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运来运去。晚上，她花插着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情况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也不懂了。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都带很多各地的时鲜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密瓜，大连的苹果。吃不吃，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逛。有一次乘车转向，差点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不愿再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象个二傻子，穿着老百姓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可她跟我说的都是什么鬼话哟，整整讲了一天英语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說話，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也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的是，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说这种废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从我这儿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我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只是当我说

起我当武警容易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怕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家表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弄。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

第二天，持续大雷雨。王眉又来了，又是一个人，鬓上沾着雨珠，笔直的小腿湿漉漉。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而且，天哪！我应该看出来，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

“我跟你讲，你甭暗示意会。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决不动心。”

后来，这事是成了悬案。我一提这事，阿眉便大度地说：“就算我迫你不成。”言下其实是我追的她，还觉悟很低，楞不承认。我往往只好嘟囔着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总而言之，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时，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四

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忠贞呀、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依恋，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每次见面她都翻来覆去问我一句话：

“你理想中，想找的女孩是什么人？”

一开始，我跟她开玩笑：“至少结过一次婚。高大、坚毅，有济世之才，富甲一方。”

后来发觉这个玩笑开不得，就说：“我理想中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女孩，就是你。”

她还总要我说，第一眼我就看上了她。那可没有，我不能昧着良心，那时她还是孩子，我成什么人啦。她坚持要我说，我只得说：

“我第一眼就看上了你。你刚生下来，我不在场，在场也会一眼看上